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碧波残照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碧波殘照
馮玉奇◎著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碧波残照

冯玉奇◎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波残照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2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034 - 9749 - 0

I. ①碧…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087 号

点 校: 乔自珍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5.25 字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 一 章	沦落天涯羞应征	1
第 二 章	痴心错认风流婿	11
第 三 章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27
第 四 章	遍地荆棘弱女遗恨	40
第 五 章	物微情重聊表寸衷	54
第 六 章	似曾相识一笑留情	68
第 七 章	木已成舟怜卿甘做妾	85
第 八 章	疑窦丛生情海起波澜	104
第 九 章	搬是非有心夺人爱	122
第 十 章	遭侮辱痛断弃妇肠	137
第十一章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150
第十二章	慷慨赠银友爱堪敬	166
第十三章	醉态艳若莲白璧无瑕	185
第十四章	凄凉吊新碑碧波残照	203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19

第一章

沦落天涯羞应征

唉！想不到我苏梅影是这样苦命！一声轻微而带有些凄凉成分的叹息，震破了室中静悄悄的空气。这就见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的姑娘，坐在一张沙发上，手里拿了一张报纸，两眼望着对面梳妆台的镜子，呆呆地出神。

时候是在暮春时节的一个黄昏里，太阳的光仿佛是病人那副苍白的脸。从玻璃窗外透过了一层薄纱的帷幔，照映到室中那个姑娘的身上。很明显姑娘是穿了一件苹果绿条子花呢的旗袍，袖子短短地齐在肩上，露着两条圆圆白胖的臂膀，倒是挺结实的，显出富于健康的美点来。

她的头发是乌油滑丝，光得有些发亮，因为离开烫的时候已经很久了，所以并不十分卷曲，可是却拖得很长，披散在肩上，更衬托那张脸庞儿白嫩得好像有些吹弹得破。眉毛是弯弯的，像一钩下弦的月儿，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修饰，所以也并不怎样细长。覆着下面那两只滴溜乌圆的眸珠，是灵活得仿佛春风吹动水波那样荡漾。不过此刻她的眸珠有些呆滞的神气，而且她的眉间也有些蹙蹙着。满脸堆了愁容，雪白的牙齿微微地咬着她那殷红的嘴唇皮子，这姿态好像西子捧心般的，令人感到她的楚楚可怜。

“事到如此，还有什么办法？我就不妨试试吧。”经过了良久的沉思之后，她又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几句话，立刻把手中的报纸提

高了一些，她那明眸从呆滞中又灵活地掠到报纸上征求栏内的一则启事里去了。

征婚启事

某君粤籍，久居上海，大学毕业。年二十五，品貌端庄，能负上等生活。现因家庭失散，出于寂寞，并为嗣续，故拟征求年在十八至二十三高尚淑女为室。不论寡弃，情场失意，须容貌秀丽，身材苗条，皮肤洁白，并能具普通学识为合格。应征者请附四寸小照片一页，寄本报四六三二信箱，合约否退。无诚意者，请勿尝试。

对于这一则征婚启事，苏梅影反复地实在已瞧过好多遍了。可是她觉得这种羞人答答的事情，是从来也没有尝试过。一个年轻的姑娘，要写信给一个陌生的男子，说我愿意给你做妻子，这到底是太难为情了一些。因为在她心中有了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她始终还是在踌躇中。不过在这人生地疏的上海，举目无亲，若不找一个安身之所，将来的生活又如何地度下去？上海本是寸金之地，兼此米珠薪桂之际，生活自然格外困苦。我从故乡流亡海上，身边的钱是一天短少一天了，假使有一天我付不出房金的时候，我不是立刻就要在马路上做露天过活的流浪了吗？

梅影想到这里，她那颗处女脆弱的心灵里开始起了一阵无限的恐怖，觉得在这人浮于事的社会，既无职业可找，又无亲友可靠，若不去应征，势必流落为乞。与其囚首垢面，踟蹰街头，遭人白眼，那倒不如去走这一条路。

梅影在下了这个决心之后，她便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子，走到房门口，伸手按了一下电铃，然后又回到百灵桌旁那把椅子上坐下来，将手中报纸放过一旁。就在这个当儿，房门外推进一个身穿白

色制服的茶役来，向她很小心地问道：“苏小姐，有什么事情？”苏梅影抬头望了他一眼，伸手在桌上那只黑漆皮匣内取出一张角票，递给茶役。茶役没有回答，伸手接过角票，身子已退出房外去了。梅影望着茶役的身子在门框内消失了后，她才有气无力地回过脸儿，在皮匣内又摸出一页四寸的相片来。这相片记得还是新春里弟弟芝卿亲自给我摄的，他是个爱好艺术的人，摄影也是他喜欢的一种，所以光线置景都是非常美好。望着相片内自己浅笑含颦那种得意的神气，觉得她实在不懂得痛苦是件什么东西。她如何会想到三个月后的现在，会受到飘零异乡的苦楚呢？梅影心中有些悲酸，她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斜阳已是偏西了，余光从沙发旁移到梳妆台玻璃上的镜子上去。虽然是这样微弱，但因了玻璃镜子上的反射，会显出强烈灿烂的光芒，齐巧扑上梅影的脸庞，使她明眸闪烁得有些睁不开眼睛。她垂下眼皮，向那相片出了一会子神。也不知经过多少时候，忽然听到敲门的一声，茶役已拿了西式信封信笺走了进来。梅影也许是为了心虚的缘故，两颊不禁添上了一圆圈红晕，把手中那页相片这就很快地藏到报纸的底下去了。

“还多着五分钱……”茶役是不会知道她脸红的原因，毫不注意地把信封信笺并五分钱，一块儿放到桌子上来。梅影向他点了点头，茶役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那叫我怎样地写好呢？”在梅影的脑海里浮上了这么一个感觉之后，她自不免凝眸含颦地深思了一会子。当她握着自来水笔有了一个主意的时候，她的一颗芳心不知道受到了什么激动，竟增加速度地跳跃起来。而且全身血液也觉得膨胀，每个细胞里都感到极度紧张，甚至使她手儿也有些颤抖，那笔尖再也没有勇气抵触到信笺上去了。但不到三分钟后，她的胆量又大了，终于写了这么短短几行字道：

先生诚意征婚，今不揣冒昧，前来应征，并寄奉小影一页。若有意者，请函复三马路中美旅馆二百十五号苏芝卿先生转交即可也。

专此，即请
台安！

应征者梅影敬上

梅影写毕这一封信，她心头的跳跃倒又定静了许多。遂把信笺折好，很快地纳入信封里，用茶汁湿了邮票上的胶水，贴牢封口，又在信封上写了收信人的地址。一切舒齐，遂拿了桌上五分钱并那只黑漆皮匣，掩上房门，便亲自地到外面去寄出去了。

梅影飘零在这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已有一星期光景了。在这七天的日子中，凭借梅影聪明的记忆力，她已认识了许多条马路，觉得上海的马路只要认清了东西南北的方向，是没有一条不相通的。当她寄去了信儿之后，暮色已笼罩了整个的大地，街上已是万家灯火的了。上海的夜市真热闹得了不得，白天里所没有见到的，夜里都会显现出来。不过这些热闹的景象，梅影是并不十分注意，她的心灵儿上却只管暗暗地思忖着：我这一封信儿寄出后，不知能不能得到对方的回信？假如果然有回信来了，我们一谈之下，情投意合，从此倒也得了一个归宿。万一对方不录取的话，那往后的岁月悠悠，将如何地过下去呢？

想到这里，心中自不免万分忧愁。夜风扑面，虽然时正热情之春，却也感到一股说不出所以然的凄凉。

走过四马路一家春酒楼的时候，梅影的肚子里咕噜地响了一下。因为心头是怪烦闷，她想去喝一些酒，来刺激一下自己的头脑，于是她的两脚就不由自主地跨了进去。

“哟！对不住！对不住！可把这位小姐的脚儿踏痛了么？”天下的事情也就凑巧得有趣。当梅影一脚跨进门去的时候，不料里面却歪歪斜斜地撞出一个身穿西服的少年来，竟然和梅影撞了一个满怀。那少年虽是喝醉了酒，但他心里还是很清楚，一见梅影柳眉紧缩的意态，就知道踏痛了人家姑娘的脚，这就弯了腰肢连忙向她赔笑脸。

“阿眉，你怎么了啦？和人家香面孔了吗？我叫你慢些儿走，你偏不听，可不是你真的醉哩！”正在这个当儿，忽见后面又走出两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来，都是十足摩登的人物。他们见阿眉和一个少女相撞的情景，大家便哧哧地笑起来了。

梅影被他一撞，正待发作几句，因人家已在向自己打招呼了，一时把要发作的话儿也就只好咽了下去。谁知忽然又听三个人半取笑半正经地说着走了出来，心里又觉得好生恼怒的，遂鼓着两腮，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们说话清洁一些儿，别失了你们的人格吧！”

“老宋！你自己倒真的喝醉酒了，胡说八道地得罪了人家这位小姐……”阿眉见梅影娇嗔满脸的神情，更觉得妩媚可爱，心里不免荡漾了一下。但他立刻回头向姓宋的少年瞅了一眼，意思当然是怪他不该说和人家香面孔的一句话。他既埋怨了姓宋的之后，又向梅影行了一个四十五度的鞠躬礼，笑道：“小姐，请你不要生气。他是和我开玩笑的，却没有顾虑到要惹恼了小姐，对不起！对不起！”他说完了这几句话，向梅影又连连地弯腰。

梅影见他两颊是红红的，显然他是喝过了不少的酒，不过他的话和举动都很有礼貌，遂也不必和他们多计较，身子一闪，这就很快地走进里面的小吃部去了。

“阿眉，你还望什么？人家的影子也不见了呢！”老宋见他两眼定住了，只管随着梅影消失的背影望过去，于是扯了扯他西服的衣袖，笑嘻嘻地说。“宋少爷，你管他，我们快上舞厅里去，让他一个人站在这里好了。喔哟，好像苍蝇见了血一样哩！”一个身穿湖色绸

旗袍的女子，噘着满涂殷红唇膏的小嘴，向那阿眉恨恨地白了一眼。姓宋的少年这就拉了阿眉的手儿，扑哧地一笑，说道：“你不要在这儿发那神经病了，害得佩华这妮子倒喝起醋罐子来了。”

“你不要捣蛋吧。佩华是我的爱人哪，她真不会跟我吃醋哩。得啦，我们快走，我们快走。”阿眉这才如梦初觉般地回过身子，很亲热地挽了佩华的玉臂，大家嘻嘻哈哈地走出一家春酒楼的大门外去了。

梅影在一家春酒楼里吃毕了饭，因为曾经喝了两杯五茄啤酒，所以回到中美旅馆的时候，她只感到头重脚轻，明眸瞧着房中的梳妆台及大橱等物件，仿佛都在旋转着移动，而且那电灯泡也一化二、二化三地多起来。梅影两手捧着自己的脑袋，身子有些摇摇欲倒的神气，挨近了床边，躺了下来。两颊热辣辣的，是发烧得厉害，心头是怪难受的。她脑海里展现了家乡遭土匪洗劫的一幕，杀人放火，强奸掳掠，爸妈终于流血死了。于是她又想着自己和弟弟芝卿、妹妹菊舫从家乡逃亡而在半途上分散的一幕。她心中是难受到了极点，觉得有块铅那样的东西镇压着自己的胸口，假使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的话，她觉得也许会闷死的。于是她伏在枕上，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啜泣起来了。

梅影起初哭着，自己还有些明白，直到半个钟头以后，她已是模模糊糊地去梦乡里去了。四周是静悄悄的，只有那盏电灯的光芒似乎有灵感般的，向床上的梅影怔怔地发呆。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悲伤……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离散……”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的时候，突然间一阵唱戏的调子把梅影惊醒了。撩上纤手来，揉擦了一下眼皮，瞧瞧手腕上那只长方白金的表儿，已是十二点零五分了，心中不免暗想：这一下睡去谁知竟有了三个多的钟点。因为是夜深的缘故，室中更显得十分寂寥，耳听着

那《坐宫》的调子格外清晰可闻。这有些象征着自己的身世，所以梅影的芳心自然十分感触。尤其听到“失群离散”这四个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真像孤雁那么孤独得可怜。她眼皮儿有些湿润，粉颊上也已沾了晶莹那么一颗珍珠般的泪水了。

梅影对于平剧是听得多了，她感到这唱《坐宫》的嗓子，尖锐中带了颤抖的成分，显然那是一个姑娘的声音，而且还是一个十五六岁未成年姑娘的喉音，在静夜的空气中流动，更有些似泣似诉、如怨如慕，令人心头会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梅影心里想：这是生之哀歌吧！她很感伤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好！好！这小姑娘的嗓子不错，再来一个！”

“不但嗓子不错，模样更不错啦！再三年可不得了，你们真要刮目相看哩！”

“喂！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再唱一曲小调儿叫《十八摸》好不好？我情愿出一元钱代价。”

“你们别和人家开玩笑啦，我们打牌是正经。喂！小姑娘，我们不要听什么了，你到别处去兜生意吧。怪可怜的，吃这豆腐也有些不忍的。”

梅影在叹息完这口气的时候，忽然隔壁房间里的声音嘈杂起来。有喝彩声，有嬉笑声，有打牌声……充满了无限的愉悦和兴奋的气氛。梅影心中似乎有个反应，她觉得在这七天的光阴中，目所睹，耳所闻，上海给予她的印象究竟是太恶劣一些了。

第二天下午四时左右，接到征婚者的一封回信。信中的词句很简单，而且也没有写明征婚人的姓名，只约梅影在星期六下午二时，法国公园门口相约面谈。当梅影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她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惊怕、忧愁各种不同的滋味。征婚者居然有回信给自己，这当然是一件喜欢的事，但征婚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万一是一个面目可怕、性情凶烈的男子，那我心中又多么胆怯。还有一层忧

愁的是，法国公园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还茫无头绪哩。不过只要有地名，总可以找得到的。梅影回头再去瞧壁上的日历，明天正是星期六。不知怎的，她那颗芳心顿时加快了速度跳跃起来，自己问自己道：“难道明天下午就这样陌陌生生地去了吗？这似乎太不好意思了一些。”说出了这两句话后，心里又觉得好笑。本来是陌生的，假使有人介绍的话，那还用征什么婚呢？梅影心里这样想，于是她又开始滋长了新的希望，很快乐地静静等待着明天下午二时的来临。

这夜梅影躺在床上，哪里还能够睡得着呢？翻来覆去地思潮起伏不停。一会儿想这少年的脸庞不知道美不美，一会儿又想他的性情不知道好不好。我明天和他见了面，第一句该说的是什么话？他假使问我的身世，那我当然得从实地告诉他。不过他的身世，我自然也要细细地问他一个清楚。因为上海地方给予我的印象并无怎样的好感，万一他设的是一个骗局，那我岂可以上他的当？梅影忽然又想到这个头上来，因此她心里又开始起了莫名的恐怖，觉得一个年轻的姑娘，去和一个陌生的男子接洽婚姻的事，这算什么意思？那不是太失了一个姑娘的身份了吗？唉，我还是别去应征了吧。

梅影叹了一口气后，但第二个感觉又立刻浮上来了：往后的生活怎么样？为了生活鞭策的驱使，使她一颗恐怕的心儿又增加了不少的勇气。于是她下了一个决心，明天还是去见见他好。因为心思的不宁，就是在睡梦之中也会神魂颠倒的。一会儿梅影见那征婚的少年果然是唇红齿白，一表人才，而且性情温和，谈吐风雅，真是一个多情的好夫婿。梅影是快乐得心花儿都开了，她忍不住掀着酒窝儿娇媚地笑起来。但一会儿忽见那少年面目狰狞，性情暴躁，他原是一个贩卖人口的拐子，说要把梅影卖到窑子里去做妓女。梅影心中这一伤悲，又忍不住呜咽不止。说也可怜，梅影几次从梦中笑醒哭醒，她回忆梦境，终感到悲酸万分，因此她真的会把枕衣滴湿了一大块。默默地淌了一会儿泪，忽然想着明天要去赴人家的约会去，

怎可以把眼睛哭肿了？于是慌忙又收束泪痕。这回她闭眼睡去，直到第二天午时相近才醒转来。抬头望去，已是红日满窗的了。

“啊哟，想不到已是十一时半了。”梅影的明眸望到手表的时候，使她感到意外的惊异，披衣起床，急急地先到冷热水龙头前梳洗了一回。因为有心事的缘故，所以她的脸儿是洗得特别快，同时对于这一餐午饭也没有心思好好地吃，只喊茶役拿一客炸蛋鸡饭，就这么胡乱地吃了一口。一见手表，还只有十二点一刻，离开约会的时间十足还有一个钟点零三刻。她对镜照了一照，想到头发应该到理发店里去洗一洗，因为爱美是人之天性，今天我去应征，他对我若有一个美的好感，那么这头婚姻当然稳稳地可以成功了。

梅影既有了这么一个感觉，于是她匆匆到外面的理发店去洗了一个头发。待她头发洗毕回来，时已一点五十了。这就心里未免有些慌张，万一他因我过了时间而愤愤地走了，那可不是糟糕了吗？所以她立刻披上那件维也纳的单大衣，握了门拳，正欲开门走出去，忽然她脑海里又浮上了一个感觉，自己这次所以去应征，实在出于生活逼迫的万不得已之下，假使照我在三个月前的环境而说，我岂肯冒昧地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去谈自己的婚姻事情？想到这里，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握着门拳的手儿不禁又懒懒地放下来了。

梅影是个年轻的姑娘，但凡一个姑娘总有那股子自尊性的。虽然她这次是应征去的，不过去得太早了，万一对方到时还没有来，那叫我去等他，被他心里想着，不是我这个人太性急了吗？这未免是太失了一个女孩家的身份，我绝不能这样早就去的。梅影既又顾虑到这一着，她回身又到沙发上坐了下来。手儿摸着放在膝踝上的那只黑漆的皮匣，两眼默默地望着自己那只瘦俏的脚尖，却是怔怔地出了一会子神。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梅影这回抬头去瞧表上的时刻，不禁“呀”了一声，竟已两点过了五分了。于是她再不考虑地站起身子，

很快地关门，因为是二楼，她也不及乘电梯，身子已向扶梯口直跑下去了。

急匆匆地走出了中美旅馆，坐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法国公园去。这时梅影坐在车上，晒着暖暖的春阳，迎着热情的春风，使她一颗芳心会感到紧张起来。两颊虽然没有涂过胭脂，但此刻已泛起一圆圈的红晕。她想着在一个钟点之内便要和一个毫不相识、毫无感情可说的男子做婚姻上的谈判，她是深深地感到羞涩，同时在羞涩之中，也渗和了一些伤感的成分，因此她的泪珠儿几乎又要在眼角旁展现了。但她犹竭力忍住了悲哀，把一个理想的美梦来甜蜜自己悲酸的心灵，玫瑰花朵样的两颊，不自然地掀起了一个倾人的笑窝。

车到法国公园的门口，梅影付去了车资，回眸向四周先打量了一下，却并不见有单独站着的男子。一时心里好生着慌，不要他已等候不及回去了吗？这就低头再去看表，时已二点二十分了，于是她心中不免又懊悔起来。谁知就在这个当儿，忽听有人招呼道：“你这位小姐莫非就是梅影吗？”

梅影忙抬头去望，只见园门口很快地步来一个西服少年，他手里还拿了一张相片。两人四目相接的时候，在各人脑海里都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人好生面熟的。忽然彼此有些理会过来了，这就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扑哧的微笑。

第二章

痴心错认风流婿

这当然是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梅影再也想不到这个征婚的人正是前天晚上一家春酒楼门口撞见的少年，一时倒不免怔怔地愣住了一会子。就是在那少年的心里，也未始不是和梅影同样感到惊喜。因为那少年自从那夜见了梅影之后，他的脑海里就没有一刻不浮上梅影秀丽的脸庞，感到这样娇艳的姑娘，实在是妩媚得令人可爱的。本来原欲搭讪上去，和梅影交一个朋友，无奈身旁有着周佩华在，所以当时也就只好忍痛牺牲了。

不过他当夜回家睡在床上的时候，他的眼前仿佛还有一个梅影的印象，心里暗想：假使此刻身边有着这么一个美丽的姑娘相伴同睡的话，这是多么销魂、多么甜蜜。

他对梅影的印象确实是很深刻，直到次日醒来的时候，还在念念不忘地想着。不料事情真奇怪得很，在他接到二十多封应征姑娘的信里发现了一张相片，和昨夜相撞姑娘的脸儿仿佛是一个人的样子。他心里这一喜欢，满心眼儿里只觉得甜蜜无限，暗想：也许昨夜相撞的那个女子，莫非就是梅影小姐吗？这当然是不会有这么巧，但那个信上写明的梅影小姐，竟也有和昨夜那个不相识的姑娘同样的美丽，那我这一笔相思债倒也可以如愿以偿了。当时他也不再瞧别封信，急急地先把梅影复信寄出。在他的意思，是最好立刻到中

美旅馆去见见她。不过她写的是交苏芝卿转的，那么梅影的本身也许不是住在中美旅馆的，就是此刻去瞧她，恐怕也是瞧不到的。反正明天下午总可以和她见面，那又何必这样地性急？不是反叫人笑话吗？他这样地一想，总算把他一颗迫不及待的心儿又安静下来了。

好容易地等到了第二天下午吃过了饭，一点钟还没有敲过，就急急地坐车前往法国公园去了等候。等人本来是一件最性焦的事情，何况等的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呢。他还生恐认不清楚，所以把梅影那张照片拿在手里，凡是单身的女子在面前走过，他总要两相对照一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一颗心儿的跳跃，真仿佛是十五只吊水桶那样七上八下地忐忑着。

足足等了一个钟点，看手腕上的表已二点了，但是还不见有和照片同样脸的姑娘来，他焦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额间的汗会像蒸气水那样地冒出来。于是他心里开始起了猜疑，莫非我这一封复信她没有接到吗？莫非是个男子故意寄给我这张照片和我开玩笑吗？心中有了这两个疑问之后，他额角上的汗珠真的像雨点一般落下来了。不过他总希望女孩儿家会喜欢搭一些架子，所以梅影小姐偏喜欢迟一些来。他这样祈祷着，于是又静静地等候了十五分钟，可是还不见梅影姗姗到来，他这才感到完全的失望，精神顿时萎得有些无力，好像是烈日下的绿叶，竟抬不起头来了。谁知就在这完全失望的一刹那间，他的眼睑下忽然显现了梅影的娇容，这犹如大旱之望云儿，不禁喜出望外，忍不住三脚并两步地奔过去打招呼了。

在他未奔到梅影面前之前，他还想不到那姑娘就是前晚相撞的一个，如今在见面之下，不料果然就是她，暗想：怪不得我道有这么酷肖。遂立刻伸手和她握住了，笑道：“梅影小姐，我们似乎在哪儿见过吧？”

梅影和男子握手，自落娘胎以来，可说还只有今天破题儿第一